



聖賢集  
卷之八  
人

~ 16  
2317  
3 止



2317  
3-3

奎華名選卷之十二

李儒修

字周臣咸平人戊寅生癸卯增廣俱中司馬  
文科

賦

西湖杭州之眉

水曰鏡而朝窺聽畫眉之春鳥山如畫而未了蓮有  
葉而堪羞春景妍於一湖為兩眉於南州橋十里之  
擅勝喻八字之纖掃杭以湖而為容若新粧之西子

2317  
3-3

奎華名選卷之十二

李儒修

字周臣咸平人戊寅生癸卯增廣俱中司馬  
文科

賦

西湖杭州之眉

水曰鏡而朝窺聽畫眉之春鳥山如畫而未了蓮有  
葉而堪羞春景妍於一湖為兩眉於南州橋十里之  
擅勝喻八字之纖掃杭以湖而為容若新粧之西子



吳岑繞而翠黛鏡波流而清眸秋荷發而暈紅強如  
類者惟此春湖媚以麗景攬明波而何似纖奚比於  
綠鬢嬌猶勝於朱唇觀於人之麗質蓋以眉而為妍  
濃秀氣於兩眸作美容於半面纖如柳而曲月信為  
先於嬌態如以抗而喻質宜把湖而謂眉資名湖之  
美景作南州之妍粧秋岑削而彩筆天以是而細畫  
煙靄綠而似頰桂垂紅而如低來吳姬而較粧羞掩  
面而潜妬評南土之勝賞即佳姬之妍容惟此湖之  
一泓亦雙眉之窈窕草環渚而羅裳魚吹浪而歌扇  
穠春色而細細澄秋水而涓涓雖非眉而亦眉濃淡

宜而可憐抗湖亦其臨邛戒遊人而無往遂為之歌  
曰吳山秀兮越水泱兮若有美人兮理晚粧兮惟茲  
一州兮為美姿兮惟茲一湖兮為纖眉兮抗非湖兮  
無以為麗兮湖非抗兮無以為體兮

泰山魯邦所瞻

神知禮而享旅降純嘏而壽保星垂峯而北拱海環  
岑而東朝巖巖翠而具瞻山以西兮吾周鎮東土而  
屹然控大邦而仰止昔我周之建魯錫以山而曰泰  
分岐岑之翠色接郃封之舊墟胸盪雲而眦烏青未  
了於齊魯迨東侯之展親睠宗國而遐追瞻恒華而

既遠望岳鄙而非吾登闕宮而夕愀曰有山於吾地  
南有龜而作鎮北以蒙而分界非茲山之可貴即吾  
先之所受既崗陵之有慶矧淮夷之來同明堂又其  
在上憶萬區之朝宗山之下兮我國環萬民而同仰  
臨偃蹇而可敬積蒼翠而猶愛朝余仰而夕瞻名不  
虛於日觀隣啼鷄之曉門異歸馬之舊山魯惟控於  
大國山亦宗於衆當青萬古而只麼俾不崩而不虧  
惟東侯之是若羅子孫之萬峯豈徒有此高山並海  
邦而率從詩人詠而寓意亂洋洋於篇中亂曰濱海  
有國天下之東后稷有孫成王所封國都以此屹然

有峯高臨出日遙接滄溟為山之宗為國之仰環千  
里方孰不欽敬青陽尚存可修王政

詩

橋老

別押仙

世間喧息不宜仙金橋中藏玉局圓滿樹風霜渾兩  
鬢爛柯日月已千年下着商皓猶平地懸似壺公不  
遠天堪笑紅塵頭白者枯基翻覆大槐邊

箋

擬周呂尚進璫箋

仰西方之有聖鳳銜丹書效北宸之獻祥魚呈白玉

可見天命有德是謂物效其靈恭惟我后玉帛求賢  
菁莪為治承公劉之令緒維玉及瑤纘聖考之休光  
不夏以車頃張三千之鈞偶得一寸之璜銀鱗上鈞  
懷不言之美玉綠蜺成摺認受命之神符同赤琮之  
奇珍是何無脛而至膺蒼姬之綿籙抑亦謂祥也宜  
方思抱玉而朝獲覩如金之相差清水之白髮幾年  
混魚鳥之群逢美人於黃昏今日叶熊羆之筮一言  
之風期暗合庶免懷寶而迷邦八字之神文孔昭寧  
容韞櫝而待價茲將玉璜一片敢進瑤陛九重有五  
粒斯實是帝王之瑞執贄以見敢效芹曝之忱聖人

祛玩物之私固知尺璧之非寶神璜為佐命之兆庶  
冀寸忱之垂監茲乃維周之禎竊謂殆天所授同驪  
圖龜文之出若有待焉類金簡玉字之傳諒非偶爾  
其文燦燦神物豈或無心為靈昭昭老臣得以藉手  
伏念臣人非如玉姿慚握瑜之虎變才幾待作興之  
化值鳳鳴世徒荷共載之恩

七書講義

大學

御製條問曰心不在焉章句曰敬以直之又曰此心  
常存此則直就心體上涵養之工而言也一章之內

上節既屬之用下節又屬之體傳文初無明的可據而如是貼釋果無安排之嫌耶大抵正心二字先儒或就體上說或就用上說又或兼體用說畢竟何者為是

臣儒修對明體而達用由用而認體者聖人言心之術也於其未發之時必加涵養者欲其存此心本體之正也於其已發之際必加省察者恐其此心之用或失之不正也杜工部詩曰仰面貪者鳥回頭錯應人朱晦翁謂貪者心有條累之病也錯應心無主宰之病也有心亦病無心亦病則此章

上節所言即有心之病下節所言即無心之病而心有條累者當屬之用心無主宰者當屬之體此所以分兩節而屬體用也且就傳文中觀之心有所之兩字帶得用時意思心不在之在字便是體上時節則上下體用之分亦不無明的可據於傳文矣然而正心後心正用先體後之序也心正在存心體用相須之義也故上節既說四箇不得正之由則似若歸重於用一邊而漏却本體故即又說心不在之病求其收斂操存以全其體是以朱夫子語類曰正心兼體用先正文成公臣李珣曰

終是後人好新語或至先後錯而體用倒文純  
公臣李滉亦嘗以通者內外之說摠論諸儒或偏  
或滯之非由是觀之先儒之或就說體或就說用  
者俱未免見了此遺了彼而非十分穩當也如雲  
峯所謂正其心用得其正體也然後方可謂該  
得體用之妙而善觀正心之工夫

論語

御製條問曰聖門之教不躐等故雖以子貢之穎悟  
至是始聞性與天道而歎美之則孟子之開口便說  
性程朱之極言理氣源頭果何故也豈公孫丑萬章

揚中立黃直卿之造詣反有賢於孔門十哲歟

臣儒修對性與天道微妙不可易曉故夫子所以  
罕言而至於孟子之時異端之說橫流程朱之時  
俗學之弊滋甚不可不明吾道以闢邪說則此由  
於遭值之不同而非聖賢之道有異也



奎華名選卷之十二

奎華名選卷之十三

癸卯選講製文臣著

鄭萬始

字一之溫陽人己卯生壬寅中 謁聖試

詩

十月郝人供暎筆

尚方黜炭進楓宸新筆風溫報小春製異龍皮非取  
爽暖分貂帽最宜親幽裘供御着民俗楚纊排寒頌  
主仁手裏携來和氣遍何曾搖動倩傍人

警枕

爐烟未歇布衾邊半夜工夫半枕眠鑑水澄來塵自  
遠槐根轉處夢難圓喚醒不待鷄聲早戒逸寧隨蝶  
翅翮先輩惜陰一般意河東勤苦又黃連

制

擬宋拜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制

皇帝若曰改絃為治政須群賢之贊化即閣論道重  
煩大老之調元注意者深得君之重朕惟進退關安  
危之際粵昔襄晉公之間赴都堂眷注篤晚暮之年  
亦我趙韓王之再入相府雖百度平章之日猶難任  
玉鉉之材况一初協贊之辰尤急詢黃髮之舉惟御

四朝元老一心王家方仁廟晉擢之時克著叶士夫  
之望逮英考臨御之後固辭贊儲位之功盛事傳東  
京之圖豈君子之盡老威容起止使之敬雖少年而  
不如願今苞桑之憂方殷政宜茅茹之征是卜近日  
除青苗之法方致呂馬之諸賢新政重黃麻之領所  
貴著龜之耆德何待夢卜而決自有宿望所歸當是  
時屬誰此非懸車之日老成人尚有可昇秉軸之班  
茲起致仕太師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自七旬而告  
休幾歎徂東之鳥兀兀間六日而登對復瞻節南之  
石巖巖白髮丹心尚餘少日之經濟黃閣紫誥允合

大政之詢咨矣但慰鄰民加額之思賴以贊初政拭目之化於戲高坐巖廊之位豈徒百僚之作儀參裁軍國之謨抑亦四夷之率服老不以筋力為禮何必侍立於經筵義則同股肱相須何妨卧治於台座爰頒十行之綽特畀三台之班

教

擬 本朝求直言極諫教

王若曰仁天示暎乾之警政歎三農之告飢良箴須交泰之方庸頒十行之如渴茲切修省之念佇聞忠直之論在昔數六事而省愆尤蓋殷后閔旱而責已

詔百官而論過失亦唐宗遇灾而求言雖時和歲豐之辰猶恐嘉言之攸伏况灾生民困之日寧忍讜論之採聽惟予無彊惟恤有為初心惟七載對越之念恒懋寅畏之方而一心宵旰之憂每軫子惠之道皇天之曰暘曰雨皆從萬化之源小民之呼寒呼飢若在一已之上奈何志勤而意切徒見治邈而俗淪虛襟之誠徒勤幾歎血脉之浸塞推心之義雖摯未見股肱之相須士夫間四維不張無恠名分之漸亂朝廷上百度多曠寔緣規模之未成果然仁愛之上天乃警亢旱之彌月霈澤每靳於春夏將致兩歲之荐

荒旱魁偏肆於畿湖惟彼三路之災罪民生纔免於  
溝壑若瘡痍之甫完財用俱罄於公私奈接濟之沒  
策瞻彼密雲之尚往恐十日之無禾念及民天之將  
艱御六膳而投箸茲軫弭災之道特頒求助之音開  
言路而孚誠心固今日之急務整紀綱而平刑政須  
良策之畢陳惟痼疾若醫於因循彌縫而末流可洗  
於侈靡貪墨此正上下交修之日方欲舍己而從人  
凡我大小忠貞之臣宜各啓乃而沃朕非徒服乃言  
之意抑為答天譴之圖於戲修行側身寧少忽於反  
已有懷必達是所望於同寅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七書講義

大學

御製條問曰平天下即明新之極工就此一章內分  
着三綱頌則何者為明德何者為新民而何者為止  
至善耶

臣萬始對此章推家國已成之功措天下方正之  
域也德之明無以加矣而工已立於誠身民之新  
至此極矣而化已著於家國故章內只說推廣之  
極功不言綱頌之分屬而一章之中自有一章之  
本末章內之先慎乎德之德字即所謂明德而忠

信好仁無非明之之工也民之興孝而興弟不信  
而好義何莫非新民之效耶至若絜矩之道前後  
左右各得其方上下四旁無有不正則明新之工  
於是而止於至善矣

論語

御製條問曰四科之目雖各指其所長而言然聖人  
教人必也兼內外該本末而今以德行之言語也政  
事也文學也四科分屬十子然則言語之賜予不事  
乎德行政事之冉季不事乎文學耶

臣萬始對孔夫子嘗曰君子不器而子貢之材猶  
不免瑚璉則聖人固器之不貴器之者即子貢也  
又嘗曰博文約禮而顏淵之賢獨能造仰鑽則聖  
人以成德為貴成之者唯顏淵耳故宋臣饒魯之  
言曰聖門之教有綱領有條目長於政事言政事  
長於文學言文學如今人能文者告以作文曉事  
者告以處事各因其材而本領不正能文者無緣  
做得好文章曉事者無緣做得好政事夫子貢之  
終聞性與天道則所長雖在於言語成就終歸於  
德行冉有之好學博文省物則著名雖在於政事  
工夫亦先於文學况四科之賢無非六藝之通則

由雖強武豈文學之不事聖門之學無出四教之  
目則予之口才豈德行之不修耶然則長於德行  
者非止德行長於言語政事文學者亦非止三者  
而已也諸子亦或有兼長數者而此特舉其最著  
者為言耳

孟子

御製條問曰帝使其子九男二女事舜於畎畝之中  
欲察於夫婦間隱微之際則二女以觀其內固聖人  
親人之道也但同姓之百世不通婚於禮則然而堯  
以女妻之按帝王世紀舜乃堯之至親也以至親而

舉以為婿得無嫌於百世不通婚之禮耶

臣萬始對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聖人之禮正始  
於婚姻而道與禮寔出於三五之聖矣世本之倣  
托既有朱子之定論世次之繆失又有歐陽之圖  
序而今以堯典攷之駿德之明九族先睦舜未嘗  
以親而進詢于四岳側陋是揚舜不過以鰥而薦  
帝系之附會序次固為史遷之罪也果如帝系之  
說則以大堯之聖豈有釐降滿納之理乎唐虞之  
不同祖於此可見矣

中庸

御製條問曰上段既言無徵不信之故此又以不恃  
無疑為言何也

臣萬始對聖遠跡息後世所以無徵不信也參天  
合神王道所以不恃無疑也然千聖傳心自有徵  
信之道百世不惑永無疑恃之理豈以後俗之固  
陋謂無所徵信豈以王道之盛衰謂有所疑恃耶  
臣謂上下段之立言無所抵牾矣

詩傳

御製條問曰上章則言示我周行所以求助於嘉賓  
而次章則言視民不忮緊指使人取則也大抵詩義

一節深於一節此章旨意反有人已淺深之殊何也  
臣萬始對初筵之求助重在乞言嘉賓之所示重  
在不忮如無德音之孔昭安有君子之取則上章  
之周行泛言先王之大道也次章之不忮乃是周  
行之實處也屬人者之在於屬己之後雖若可疑  
視不忮之乃所以示大道自可明辨然則示我視  
民不在先後之別周行不忮自有深淺之分節節  
而意切章章而旨深於此可見先儒所云未嘗示  
而深于示者豈非此意耶

書傳

御製條問曰迪簡在庭有服在僚即商民因夏怨周  
之言而今以迪簡在僚等語諄諄曉告有若答其意  
者然無或近於勉從羈縻之舉耶呂氏所謂自其怨  
望而許之姑息之政也示以好惡而勸之磨勵之具  
者非不的確而多士多方之作不過是一年間事則  
今之聽誥者即前之怨言者也恐不得為磨勵之具  
而猶未免於姑息之政未知何如

臣萬始對迪簡服僚上所以磨鈍勵世之具也而  
殷頑則不但有希望之心以至有怨憾之辭故周  
公之斥以大義亦所以磨勵也既好惡之明示揀

豪俊而登庸悅服之輿情可想勸勵之王政則然  
昔非忽於勸撫怨言之時則不可以許矣今非出  
於姑息泮勵之具則烏可以已也五誥三篇八諭  
衆庶義以裁之仁以撫之何莫非開闔弛張之道  
而此篇則非止殷頑之曉諭亦以及四方之士其  
所慰勉而聳勸者尤不可以少緩豈但以前之怨  
言者論耶



奎華名選卷之十三

奎華名選卷之十四

癸卯選講製文臣著

姜世綸

字文舉晉州人辛巳生癸卯中增廣試

詩

此日中流自在行

聖門功效驗滄洲水到船浮宛自流  
桂棹不停三曲細蘭舟頗喜一毛輜  
波添夜雨如平地纜解春江便上頭  
何事漁郎尋別處面前光景我家幽

山意衝寒欲放梅

湍山風致太無端也有梅兄歲暮看暝律潛噓冰魄  
冷天機先動玉腮寒何論雪色封千嶂政喜春心孕  
一團南北枝邊推至理此言須問邵翁九

表

擬宋群臣賀嘉祐多士歐陽脩之功表

郁郁文從周奎運屬休明之會濟濟士生國宿儒任  
作成之功從皆靡然道所存矣欽惟皇帝陛下德叶  
包祀化著育莪黷舍取湖學之規章甫矜式詞臣撰  
慶曆之頌材彥登崇第一世無師表之賢尚多士昧  
晉修之道由秦漢降及五季幾多異言之喧沓距韓

愈殆過百年未免昏衢之墮埴譬如藍田之產玉非  
無照乘之珍未遇匠石之治材誰成支厦之器幸茲  
廬陵六一子之學克贊嘉祐五百興之治六經之識  
緯悉祛科體丕變一家之典則有在師道得尊弘儒  
任琢磨之功矣但蛾述之美後生有表準之所庶見  
豹變者多果然一賢師倡明聿致四方士興起蓋自  
天聖景祐之後文教彬彬乃於學膠庠序之間儒風  
藹藹不啻唐司業之負望四海誦齊斗之名殆若周  
吉士之思皇百川識歸壑之路固知青衿彙晉之效  
賴有絳帳臯比之賢尊師盡教養之方士多楚璞之

售價豪傑有出仕之志時無趙市之悲歌人皆謂知  
匠之好文能致華國之彥臣則知聖后之樂育克闡  
得輿之功士曰樂哉國其庶矣伏念臣等比肩鷓列  
我目鴻休皆誦孔子言縱之飾皇猷之術得接蓋氏  
統庶頌登俊乂之治

七書講義

大學

御製條問曰章句以為五者乃其目之大者學者又  
推類以盡其餘云云且以五倫之闕其目者言之兄  
弟夫婦長幼下當下何字與仁敬孝慈信對待而為

一例耶

臣世綸對人之所當止不止於此五者而不能盡  
舉故章句既曰目之大者又曰推類盡餘若欲於  
聖教所舉四者各下一字則兄弟當曰友夫婦當  
曰別長幼當曰序

論語

御製條問曰天下事為可慎者不止齋戰疾而已則  
夫子之所慎但云三者何也

臣世綸對天下事為可慎者不止一二而至於齋  
所以交鬼神也戰所以用民命也疾所以傷吾生

也齋而不慎則是忘其祖先違於天地也戰而不慎則是棄民命如草芥也疾而不慎則是亦不知其命也君子之所慎孰大於是然則夫子之所慎豈只在此三者耶特舉其大者而記之耳集註之說既如是則臣何敢更立別般意見耶

孟子

御製條問曰樂正子從子敖來則孟子責之于路仕於衛輒則孔子無責焉從於所不當從而責之固是也則仕於所不可仕者尤何可不責乎孔子不之責則無乃無不可仕之義乎參看孔孟所以待弟子者

常多不決之疑可得而詳言歟

臣世綸對由也衛人也父母之邦無不可仕之義則宜乎夫子之不責也克也魯人也攀援於齊國之小人則失身之大者也孟子烏得不責之乎孔孟之所以待弟子者易地則皆然恐不可有疑於責不責之間矣

中庸

御製條問曰素隱之素字或問既以舊說所謂無德而隱謂於義畧通又以為以遯世不見知之語反之似亦有據且於漢書之以素為索只曰其說近是有

若未定之論而章句則直斷以字誤仍以深求釋之  
未知或問成書之時更加研究故其所為說較精於  
章句耶或問所論既如此又於黃直卿書從舊本作  
素隱章句雖如此亦不可偏廢舊說耶

臣世綸對素隱之素字章句則直斷以索字或問  
則歸重於素字然而以文義觀之索隱二字是知  
者過之之事則無德而隱及素其位之素字具不  
觀於過於知之事且以邈世不見知之語反以觀  
之亦非知者過之之事也必也以求索隱暗之事  
深求隱僻之理釋之然後乃合於不擇乎善而不

當強而強之義也信如舊說所謂以素隱為無德  
而隱則是不及於知之事也又如呂氏所謂素位  
之素則是君子之事而不可以過不及論者也若  
以知過之之事參觀於素隱二字之義則唯戰國  
五德之事後漢讖緯之書是已或問之書直卿之  
答異於章句之說者臣不知朱子本意之如何而  
章句外諸說皆不合於此章本意則當以章句之  
說為正可也且或問於義畧通似亦有據等語皆  
置於疑訝之科而章句則斷之曰字之誤也此可  
見朱夫子捨彼取此之意也或問之書雖成於章

句之後若知章句之為非則亦豈無追改之道耶

詩傳

御製條問曰于時言言于時語語言與語同歟異歟  
臣世綸對言者一人獨言也語者二人相語也如  
非言勿言非由勿語之言語字亦獨言與相語之  
分也對文則言語異散文則言語通矣

書傳

御製條問曰抗阻之由一人榮懷之由一人屬之所  
任之人則其義淺短而一說所謂安危皆由我一人  
者儘合自責之義當從此說為宜歟

臣世綸對此篇是穆公悔過之作而其所以悔過  
者在於不用蹇叔之言而用孟明等謀以致崤關  
之敗矣向用蹇叔而不用孟明則國可安泰而無  
危殆之患矣此豈非抗阻之由一人榮懷之由一  
人者乎此蔡傳所以屬之所任之人者也觀於上  
文所謂番番良士如有一人臣等語可知蔡傳之  
得其旨矣若以一人屬之自己者則自責之義固  
善矣而終有違於穆公之本意此當以蔡傳為正

周易

御製條問曰畜有受畜而自止者有畜彼而不使進

者有不相畜而俱進者皆可歷指而明言歟九二之  
與脫輓九三之良馬逐童牛之牯也獮豕之牙也象  
各有義義各有取與何以屬二馬何以屬三制初之  
物奚獨童牯之為然也畜惡之要何必獮豕之可譬  
也宜有所以願得其詳

臣世綸對大畜之為卦有陰陽相畜之義下體受  
畜於上上體能畜乎下則內卦為受畜而自止者  
也外卦為畜彼而不使進者也然陰然後畜陽柔  
然後畜剛而陽不能畜陽剛不能畜剛故初與二  
受畜於四五四與五能畜其初二而至於九三與

上九居卦之上處畜之極等是陽剛之才俱有上  
進之時而三不能畜九九不能畜三則是謂不相  
畜而俱進者也諸爻之象各有所取與行物也而  
脫輓則不能行也九二為五所畜而勢不能進故  
取與脫輓為象進莫先於良馬而九三上無所畜  
其進不可禦故其象曰良馬逐也牛之觸在角而  
自其童而牯之則易制而無害矣故取而為四畜  
初之象豕之猛在牙而攻其特而獮之則易戢而  
難肆矣故取以為五畜二之象初九陽之微者也  
故童牛馬是似九二陽之壯者也故獮豕馬是若

因其未發而禁之得其機會而制之者可謂取譬  
之各得其義而取象之各當其爻也

奎華名選卷之十四

奎華名選卷之十五

癸卯選講製文臣著

尹行任

字聖甫南原人壬午生壬寅中庭試

賦

謝曰明天子在上

春明開而抱書廣招招兮延佇入冀北而馬空士燕  
南而鴻舉桐雲暮而滕汝蹇誰須兮中州擣聲明於  
聖作咏播脩於君歸風燕趙而士多蓋自阻於明時  
無招隱於左賦有餘感於甯歌寧終老於俠藝遇其



時則將仕春淮鳴以不平嗟董生兮南遊昭王臺而  
夕陽望諸墓而秋草披雲錦兮大荒送廖師而餘思  
懷博士於四門曩有頌於元和奎洎市而買骨席秦  
宮而張袖朝上已而按琴誨諸生曰時哉秋燈翳而  
語子朕將卜於今行高生村兮夕投劇孟家兮相逢  
遊乎酒而話劍露肝膽而津津君於是而抵掌曰吾  
皇如妣勛明堂穆其袞繡新有詔於登駿鷄冠可以  
挿貂緞佩宜夫編璜治於斯而莫尚日月華而河清  
東都返以禮羅溫石亦其登朝生適值於鳳鳴老豈  
虛於狗屠懷鬱鬱而適茲庶間風有起者遂為之唱

曰谷有蘭兮山有芝華而服兮明而珮馬蕭蕭兮秋  
風朝漳水兮暮叢臺漳水之濱叢臺之下兮士多擊  
劍而悲歌兮層雲翳翳兮白日暮曛夷門兮路云遐  
我有一言兮憑君傳明明天子兮光于夏起來多少  
男兜布之明廷而贊弘化兮

詩

聽蟬懷高風

蒼葭方遠溯高樹忽清蟬境會神逾往心隨響共懸  
秋聲深處在遙思靜中偏更向寒泉夜月明弄玉絃

燈市行

上元佳麗最廣陵廣陵子弟繁華矜金篆千樹香似  
霧花繡九枝春如綾太平萬歲結字巧拜獻龍樓之  
九層龍樓九層張曲宴轆轤畫欄青絲繩翡翠貼裏  
夫人號蛟蝶障子親王膝鳴鑿一遭鵲鴿旋星橋十  
二繵繭冰民言是夜天人現馳驛以聞長史燈霓裳  
一曲播人間拍板龜年間已曾且置廣陵繁華事試  
觀吳門俳諧稱吳門正月燈為市燈於廣陵如祀鄮  
九陌輕毳霞錦裝二十六種蓮花燈篋管門巷齒莖  
城連棚結綵晴霄騰午夜瑤躔絲絡環繞赤道天  
宇澄紅畫鳴子賒蘭膏琉璃小盞斟為升吳人賣燈

如賣花前者呼之後者磨須着橫騎出渥注却愛飛  
輪來竒肱蕉青着柯疑摩詰收丹抽萼驚于競動時  
牛渚荷舟泛轉處鵲橋香車憑卧如偃蹇林下鹿翔  
如道邁鞞上鷹遠望熒如真珠綴諦視爛如紅雲蒸  
高士錦囊宵探螢美人羅幕秋眠蟪或如龍門靈鷲  
寺長明點火起高僧或如六鰲戴神山蒼蒼不霽而  
不崩丹青更模前人觀帛詭古事依稀微箇箇省識  
春風面花墨淋漓鋪四稜洞賓霞帶飄旖旎壺老藥  
囊垂剝勝杏袂女兒貌嬋娟鳳笙蠻童髮鬢髻瑤池  
黃竹王母降數枚蟠桃當繡膺青袍搗幅帽簷短那

奎章名選  
三  
個聽漏知禹偁吹萬不同道遙遊蒙叟坐說圖南鵬  
形形色色空外幻非彼伊真如是應金吾不問通三  
宵傳宣黃勅走市丞七寶盛粧家家催香塵匝沓繚  
轉鞞翠鬟皆簪糲米花聯裙蹋歌春城登招邀上陌  
着火伴提携止閑闌草朋鶴焰輕着鵝毛英蠟炬斜  
罨蟬翼繒市門一開人成海浙江曉色微微昇旗亭  
玉爐先疊鼓武昌新酒波盈灑牙床擲瓊紅氍毹醪  
買相呼擔畫甌寶糖烏賦劇詭羨共趁佳節紛春蒸  
官曹名扁黃金榜村田樂意青籊簦况值斗野豐年  
屢瘼歎跛躄皆宵興誰家甘與子同夢但聽蟲飛聲

薨薨嘈管急絃玻璃境空明一道磨青菱晃晃玉壺  
魚兒隱錯認三星光在曾近水倒插時搖蕩隔林橫  
抹渾依凭五陵年少打旋鐸七尺寶騎聯馮馮可憐  
子瞻枕柳林回頭闔闔如天陞更喜楊家粉字占丹  
筆研朱重卦騰呵呵小女齊手拍醉人欵段行俊燈  
兒郎倦種來城市荷鋤不向春燒塍疊玉聯金金絲  
爛汲綆上下張高緹高緹火樹高入雲小旗拍拍風  
不勝阿娘祝風風欲靜紅酥小手開黃滕一群夜蛾  
迎春物金葩碧葉開能毳清空飛散玉毫光弓影皎  
月如對珊瑚羅水竹千萬戶羨哉茲都信函弘獅子

設綺上燈峯一時放下鳴砵砵撲地虛白微布練滿  
天空青不受矚茶鋪藥肆迷如星種種繞廊架紫藤  
蘇小門前雲縹暖香卿宅畔香烟凝楚巫蓮算爭志  
恠莫道戲劇何癡癡但願民氣若春酣但願君壽如  
月恒更願此夜長如此續然雜俎登看騰楚塞波晏  
金陵靖四郊無壘抑釋棚抗湖十里灌膏腴種桂蠟  
結如蛇騰燈價不高米價低平田豆熟占多蠅簇市  
彩竿爭誇長剪羅萬眼掬陜陜漢家露盤凡幾丈竿  
竿長較仙掌承百朶明光成色相去年行樂今年仍  
十字街頭象做山火龍曝鱗拱峻增蘭橈亦掛羊角

粧門臨錢塘青於凌簫茄夜夜天好晴不怕雨妬蕪  
風憎章華不待沅鶯轉教坊樂譜新翻增列肆傍邊  
梅花落大絃小絃絃不拒聲聲飛動不夜城磔磔老  
鶻驚高槽何處八月十五夜搗鼓枉呼張安凌梵家  
亦設無遮會刻像圖形湛佛乘龕火萬炷放瑞氣空  
門禍福為勸懲我且拈撫成俳體吳俗何須問至能  
箋

擬 本朝內閣進鶴城君賜几杖圖箋

福星耀天上方開燕敖斯翁入畫中庸進 螭陞拜  
手西晉此足可觀恭惟 主上殿下無逸畫屏有戒

銘杖富貴多男之祝觀于華封壽考作人之詩此諸  
棧櫟顧忝鸞坡掌圖書之職幸與鶴城受几杖之筵  
宮醪醉瑤桃之春歡沾仁天雨露法樂娛芳樹之會  
好做平地神仙况令節方屆於從黃時乎時矣伊美  
事可輸於繪素樂莫樂兮果然白傅九老之遊乃入  
朱墨七分之筆花缸錦帕寫出滿堂之盃搏烏几鳩  
筇摸來迎門之冠佩優禮政軫於飾喜畫非無心盛  
舉端合於壽傳圖可喻意肆將龍眠一幅敢進 鳳  
闕九重皓白鬚眉依依畫裏之面丹青指點歷歷座  
上之人紫泥之華誥輝煌乃近臣之臨貺黃封之醜

籌交錯即賓主之旋酬幸際 北宸賀晬辰之時竊  
附南極繪壽星之義鮎背兜齒宛在需雲之中龜齡  
期頤應多并月之頌杯酒以永今夕畫圖省識春風  
能趁拜者皆佩銅章東平家諸子若偃樓而不勝金  
帶文潞公耆年迺值九月佳辰恭獻五雲多處伏念  
臣等班聯代草才愧畫葫海屋添籌當華渚流虹之  
日奎仙編籍叨瀛洲象水之榮

詔

擬 皇明賜宋瀛靈芝甘露詔

皇帝若曰紅羅啓一統之運天其中用休黃帕酬萬

年之歡吾與子同樂介爾九五福曰壽祝我八千歲  
為春朕惟太和之所薰蒸元氣之所鍾孕必生不恒  
有之瑞以為飾升平之資今夫靈芝產於仙林甘露  
降於苑樹或如瑤草之有種或如醴泉之有源金盤  
凝一團之和與紅雲而交暎玉樓呈三秀之美并翠  
菌而流馨九重春光抽來煌煌紫之葉八荒喜氣釀  
出殿殿白之華考其祥則時和而歲豐嘗其味則年  
延而壽益我自樂此誰與共之曰予臣宋濂名傳醉  
學士歌譽播佳弟子頌塵埃識天子龍潛舊文深嚴  
處宿儒魚水新契迺以解撰之語誦于乾清之朝五

岐考禎昔年瑞麥之賦四方衍慶此日景星之謠大  
書特書不一書千官手舞年某月某臣名某百拜首  
稽至稱之以亘古無間在今甫見歸之天子朕豈敢  
當付諸史官卿毋復說第惟瑤桃七顆虛勞方朔之  
偷金莖一杯未沾文園之渴即予所耻而我不為顧  
唐殿種玉靈之辰宜梁王賜珠聯之舉箇箇勻圓殆  
同三清之水碧葉葉競秀絕勝九轉之金丹蒼海採  
藥之舟堪笑秦帝丹丘照葩之甕孰擬唐堯迺授卿  
芝露貯以翠鬕被以絳繡溟渤千年之實即若木扶  
桑崆峒四海之樽乃瓊漿玉液纈紫茸於閭圃是時

也海晏而河清引紅霞於金甌其年則天長而地久  
於戲甘如飴而不膩清於蘭而不薰安期每服丹棗  
未傳掇金光之方張良願從赤松莫聞餐石髓之美  
竊比黃帝之賜腦奚啻玄宗之調羹故茲詔示想宜  
知悉

序

乙巳雅樂譜序

羲和之職缺而周髀宣夜之制作郡縣變易而山經  
水志成樂壞也故有樂記焉自春秋之時先王之樂  
不復聞於天下而師襄入于海夫子歎之及後世雖

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也故樂教之熄且久  
矣或有古磬殘鐘得於墟墓之間人必珍玩若儀天  
之器尚不知其璿玉圭銅之斡運也見樂記則如探  
輿地之圖而徒見九角尖裂粉布而墨畫也然有聲  
者輒形之器而器又寓之書此所以樂記之列于學  
官而為後世憲章之闕和也恭惟我 莊憲大王當  
文皇帝盛時丕顯東土燬乎有文聲明之治洋溢乎  
區宇 文皇帝特賜樂器以寵之已而和黍生於海  
州磬石產於南陽 命大學士朴堧制雅樂 文皇  
帝遣使者來聽工肄于庭既九成歎曰樂之正聲盡

在東矣時中國之磬猶未協律乃遵古黃鐘之法斟酌以成之外藩之有雅樂自本朝始而雅樂之得正聲亦中國之所未及也於是畫其器彙其律編之以為譜夫作樂所以應天而樂由天作故翼星明而禮樂興言而履之者禮也禮所以配地而大人舉禮樂則天地昭焉有位有德而後作禮樂云乎者不其然哉然儀天之器與地之圖不能測其躔度而窮其絃絃則是譜者似若無係於樂教而圓而方勾曲而折絃而疏越管而孔者樂之器也綴兆俯仰舒疾者器之容也觸類以伸之推以繹之以驗夫制作之件

天地則譜亦不為不重而聖王之微意可知焉爾詩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國又曰我客戾止永觀厥成我莊憲大王暨文皇帝有之譜成於乙巳歲六周甲而 上命臣序之臣皇瞿戰越謹拜稽手獻頌曰  
天佑 聖人制我廣樂有鷲其黍有蒼其石皇矣  
天子厥有寵錫式揚 休命以和以節律中黃鐘且純且翕琴瑟既張亦有干戚穆穆 清廟 列祖來格於千萬年於樂其德

辯



左丘明辯

左丘明孔子之弟子也何必辨乎哉雖然孔子之徒七十有七人史氏失其傳申棠一人而五名南宮造南宮紹二人而一名鄒單顏何秦冉公伯寮不見於家語而縣子象史又不載焉若左丘明者傳春秋稱孔子之忠臣非申棠諸子之無著見者也爵里譜系俱闕尚今三千有餘年紛然攷据殆過十數家而莫能有析疑者何也子曰左丘明耻之某亦耻之註曰左丘明魯大夫也或以為左丘明若不先乎夫子夫子何以稱焉臣則以為不然也顏淵子貢子路子張

乃及門之子而孔子謂子夏以回之仁賜之辯由之勇師之莊賢於某也彼之所耻我亦然乎者此方之意也非賢於己之辭也聖人教人輒誘掖而獎詡之故雖於不及己者尚且許之以賢於己况此以方之乎此惡之為先孔子之契也西漢書藝文志序曰仲尼沒七十子喪春秋分為五韋昭注曰左氏公羊穀梁鄒氏夾氏鄭樵曰左氏世為楚史宋左氏解曰左氏六國時人言其明驗十有一事如智伯之反喪於韓魏在孔子沒後二十六年也如虞不臘之文也耐之稱也秦庶長之官也皆戰國後制左丘明別是一

人臣又以為不然也顏辛少孔子四十六歲冉孺曹  
邴伯虔少五十歲公孫龍比三子又少三歲使丘明  
久視如孔子而死於貞定王之五年其年少孔子不  
過二十六年若使公孫龍者又如孔子之得年則可  
以至威烈王即位之前三年也左氏本無傳者及漢  
興出於張蒼之家文帝時賈誼始為訓誥而其前口  
授而止焉然授之者亦罕焉而率戰國後人也故不  
能無後先之綜錯焉周易履之六四以秦皇項籍解  
之彼二人者亦可認以為文王周公以前之人乎丘  
明之為孔子弟子其證有七焉劉歆曰左丘明親見

夫子杜預曰左丘明受經於孔子漢藝文志曰仲尼  
與左丘明觀其史記馬端臨曰哀十六年所書者左  
氏痛其師亡而增書之也朱子曰孔子作春秋與門  
人講說所以公穀左氏得箇源流史記諸侯年表曰  
魯大夫左丘明因孔子史記成春秋馬驥曰左丘明  
與孔子同時依春秋以立傳而不在及門之數是可  
疑也疑固然矣其時則同爾是故臣以為不必辨也

策

王若曰立賢無方四字用人之要道也唐虞得人於  
斯為盛而十六才子之外舜禹皋棄皆出帝系則登

庸之賢亦有拔於側陋者歟周有亂臣十人十人之  
中何者得之於踈逖歟春秋世卿固有乖於無方之  
義而遊說之士一言而取卿相者皆可謂之立賢歟  
沛縣刀筆皆具將相之材南陽故舊盡成攀附之功  
豈天之生賢適多於帝鄉而無待於外求歟抑十室  
之邑皆有忠信而世主之所遺者固多歟卜式拔於  
芻牧弘羊擢於賈豎史稱漢武之得人其於立賢之  
術果有得歟王謝家子弟獨擅南朝九品中正之法  
肇行於魏隋則不可謂之無方而足了一時之事未  
聞遺逸之歎者抑何故歟唐太宗初設詞賦之科設

得天下英雄則試士而拔其尤者果為無方之一助  
歟牛李之黨賢否相錯而每患取此而捨彼未能公  
選而并用者舉昧立賢之方而然歟由布衣而不次  
進用自下列而寘諸要道其用賢之方則均矣而周  
祚宋業延促相懸者何歟仁宗講王素世好惟舊舊  
是任則未為無方而嘉祐之臣多君子神宗舉南人  
為相所用皆新進則似乎無方而熙豐之臣多小人  
者亦何歟夫抵后非賢不又賢非后不食而天之生  
才不係世類所以立賢之道莫善於無方故傳說舉  
於版築管仲拔於縲紲王者以玉霸者以霸他如日

碑以休屠之子而與受顧命襄度以施工之况而名  
郝將相韓魏公出於賤妾范文正養於朱家甚至同  
母三姓舉為名士者有之上下千古如此類不可勝  
數則用人之道其可以門閥而為拘哉我國雖重門  
閥而如鄭道傳者以庶類而登鼎席如劉克良者以  
人奴而為閫帥如丘從直者以遐鄉窮寒之士而驟  
躋華顯此固出於 列聖朝立賢無方之盛德而古  
俗之異乎今亦可以想見矣夫何挽近以來俗習漸  
痼凡民俊秀姑且無論名以庶孽則雖有奇技異能  
不得廁於名顯之列居在鄉曲則雖以嶺湖之素稱

人才府庫亦多枘於持正之通夫以我國之偏少雖  
舉國而擇賢猶患不多况於偏少之中又除庶類則  
已失一國之半矣其於半邊之中又除鄉曲則所餘  
者不啻半之半矣於是乎又有門戶彼此之分則為  
國家所柄用者能幾何也故賢者不盡用用者不  
必賢而文章政事求備於一人兵戶吏禮遍試於一時  
亦勢之所不得不然也是豈有國立賢之道哉且彼  
抱才者限於地枘於時舉至於窮老蓬蓽則亦為干  
和之一端肆予一念恒在於得賢共理揀時矯俗而  
左右思量未得其方如欲不問人地親自拔擢則或

恐其未必得賢而徒致駭俗如欲稍加疏通矯改有  
漸則前後飭諭於廟堂銓衡者非不勤矣而竟歸虛  
文其將如何而可耶野無遺賢尚矣無論而今欲接  
十得五挽今反古則其道何由子大夫必有宿講于  
中者願聞其說須各悉著于篇予將親覽焉

臣對臣聞象犀齒毛羽革楚之產即天下以為寶  
騶駟騶出於北方冀州之野而中國取以為用  
伯州犂晉士也楚以抗衡於山東由余翟之人也  
秦以得志於諸侯善將兵者不擇地而陣善用  
者不氏族而任所寶惟賢用之無方故草莽間闕

之士不樹尺寸之功而猶能得君之專委之以國  
政者蓋其君知其人之賢而不以疏遠而疑之也  
無遠不屆惟賢者是崇是仗顧何異於中國之利  
在乎楚冀州而由余伯州犂之徒豈不賢於楚共  
秦繆之興乎雖然共繆霸主也余犂霸佐也并竈  
旗轂之規宮室積聚之觀不不足以輕重人也若聲  
名範金石功利秩嶽瀆傑然為當世之瓌偉大人  
者羞稱雜霸之道焉疆域之無外山川之無界不  
專取於世臣公族之衆而拔之於殊俗異種耳目  
所未周之地苟其賢也猝乍嗟咄之頃儻子傭工

亦能結千駟食五鼎區區秦楚之霸何足道哉恭  
惟我。聖上以經天緯地之姿臨御七八年行王  
而黜霸進善而退邪人莫不感激思奮者迺於今  
日詔臣等以延訪之策臣誠欽誦蹈舞敢不對揚  
休命臣竊伏惟念立賢無方有國家者四字符也  
夫人才之生不限於遠近貴賤而祇取其賢不問  
其地故昔先王罔不於是乎慥慥焉用人而以立  
賢為先立賢而以無方為本然知人則哲能官人  
非官人之難知之難惟。聖上澄省焉請因。明  
問而陳之噫得賢之盛最說唐虞而堯舉舜於鈞

澤之日舜薦禹於懷襄之時若種德之庭堅若播  
穀之棄若夔若龍若伯益之類雖出軒轅之系皆  
從側陋而用降及周文獵渭而得尚父則立賢之  
方可謂莫尚而春秋之世卿士有種六軍統於世  
臣三家重於公室則無方之義殆乎蔑如焉爾雖  
有掉舌抵掌之人片言而縮黃金名或近於無方  
而實則爽於立賢臣不敢仰溷。崇聽昔劉季嶠  
起於沛中光武重興於春陵狗屠推埋者揚氣乘  
運而一朝為將相者何可勝數然廬綰以故人而  
王南陽以帝城而貴潛龍之鄉雖多攀鱗之豪藏

李名選  
驪之窟得無遺珠之歎乎卜式牧豎也桑弘羊賈  
人也舉而聽之遂躋隆顯誠奇哉然董仲舒賈誼  
之賢不得用而聚斂者進可謂進退昧方至若晉  
以清談魏以中正王謝諸人不得辭其責而元氏  
制法不能得其正臣不必盱衡於事往時移之後  
然烏衣占圍碁之暇龍門有抱策之歎則固不可  
謂了一代之債也唐太宗承魏隋之弊制詞賦之  
科深得乎無方之義然自古小人未始不舞文而  
媒進則亦非為國求人遠猷長策而牛李分黨  
互相擠排一番人登庸一番人竄逐真所謂齊楚

之失惟均魯衛之政何論明於律曆者未必有補  
於國祚置諸要路者未必無係於世道則王朴張  
齊賢之幸與不幸臣嘗掩卷而為之太息也王素  
世臣而委任久而做嘉祐之治王安石曲學而柄  
用驟而階熙寧之亂若局於無方之訓不問其人  
之賢不賢則誠難矣哉夫人君之所以弘業非賢  
不能而天將降大任以平治天下必生得許多人  
才不限於地分惟在其君用不用如何耳如胥靡  
而得傳說縲紲而舉夷吾漢之胡首唐之甫子能  
與霍光武元衡蔚然為一代之名臣至宋之韓范

諸子皆以匹庶而進康節兄弟三姓而為大賢則  
此特較著彰明者若世難而果忘者亦何限哉擊  
磬者無名貫珠者失傳侯生監門管寧浮海則千  
古志士之恨容有既乎洪惟我朝立國專尚地  
閥而或有才具智畧之技萃超凡者亦嘗舉而用  
之不拘其所生之地用賢莫善於空蕩而莫不善  
於偏係也故卑如鄭道傳賤如劉克良微如丘從  
直者為公為孤為上將軍而上不以為濫下亦不  
以為泰者以人不以地也挽近以來尚閥之習益  
痼用賢之道漸踈葵藿傾陽不擇苟枝而庶類則

舉皆黃馘絃誦飭躬必有十室而鄉士則謾抱紅  
牌除却此兩路則便是今日所謂士大夫而又以  
文蔭而區別色目而排此廟堂薦剡不出資歷之  
外銓衡取捨多循好惡之私好緇之誠雖篤而尚  
遲白駒之繫場垂衣之德方彰而未聞丹鳳之鳴  
穴臨政勤諭每歸應文之科見窠特除徒軫  
振淹之方將帥則非干城之材而虛擁節旄宰相  
則無經濟之策而專尚簿書掌秩宗者不閑於典  
禮任財賦者或昧於出入今日朝廷臣未知所取  
者果是地閥耶才行耶此誠我聖上挽今反古



之一大機會也宜 殿下惕然反躬有此親策之  
舉也臣嘗珥筆染翰朝夕 殿下之左右者于茲  
三載矣竊覲 殿下克儉家邦遠符夏禹不邇聲  
色直邁殷湯未明而求衣當食而不遑眷眷而不  
暫懈者即軍國計也獨奈在廷臣僚無乏當 聖  
意者有君無臣之歎不幸近之賓對之所講者何  
事臺啓之所陳者何說牽漏補缺未見有革弊祛  
瘼之實吞棗含糊未聞有引裾折檻之風由今而  
視昔固無如此之甚也臣愚竊以為有君無臣者  
即阿順聖心之論也 殿下試觀乎古昔經史不

待臣言而有所犁然也平水土則有禹焉奏食則  
有稷焉典樂則有夔焉何舜之世有臣如是其盛  
而今則反於是也臣之私憂過計深恐 殿下求  
賢之誠不能得其方而有遜於大舜也然則如之  
何而可也曰知人也鑑別澌隱而後不肖者不進  
賞罰臧否而後有功者勸苟知其人之賢可以寄  
百里而董九流則雖在隸皂襍穢之賤取而用之  
不少留難否則雖卿大夫之子若弟不許膺仕華  
貫無使僥濫者希覲而圖占則 殿下之廷不患  
無其人矣治不獲志 中朝而發歎臣亦承聆屢

矣 聖志徒勤而治效未著不徒未著漸不如初  
初元之政不循階級而進者有之不費聲色而退  
者亦有之今則仗馬有戒臺烏無警不欲出一口  
氣以論人之得失今之公卿大夫若盡臯夔伊呂  
則固幸矣如不然豈無得失之可言能如此乎哉  
一副俗套即惟曰避怨二字人臣避怨怨將誰歸  
官師相覩久矣無間殿上爭難亦無其人豈 殿  
下初心為一國之治法乃止於斯而已乎臣既以  
知人仰復於前而上有好下必有甚焉如北斗樞  
星之隨其所指而四序成焉鐵劍利而倡優拙自

然之理而必然之勢也天下之事理與勢而已  
殿下躬行導率於至善至仁之域熙熙如皞皞如  
返太始之淳樸挽一元之升降會其有極偕之大  
道雖封人之踈賤亦知愛上之誠街巷之老幼猶  
解順帝之則則賢人不難致為國乎何有哉惟  
聖上不以人而廢其言臣謹對

七書講義

大學

御製條問曰此章言人之性先儒以為大學言心而  
不言性者何也且以誠意章觀之則好惡即意也而

此章則直以好惡為性者何也朱子於經一章釋心字則曰身之所主於此章釋德字則曰明德釋性字則曰好善惡惡人之性然則心不可謂明德明德不可謂性耶明德二字既是開卷第一義則曰心曰性何莫非明德而獨於德字釋以明德者何歟

臣行任對張澍興云以或問言之明德者心之本體程子云心統性情之說最為精密若以心之包性在中者為明德則可專以性為明德則不可苟專以性為明德則是性有情意造作而與心無別矣故好惡者就明德中心一邊言也性者就明德

中理一邊言也此謂拂人之性特言人心之好惡不合乎天理本然之正也是以晦菴曰好惡情也性即情之未發者也好惡之反於情則逆人之本性仁山曰是非好惡之心人之常情鄱陽曰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無絜矩之心以此見之則以好惡為性者只是以理言也曰心曰性固為明德而德之義得也其所得乎天者這箇本然之心而心為德則於德字釋以明德不亦宜乎

論語

御製條問曰此章喻於義喻於利程子則曰惟其深

喻是以篤好此以喻後之效言也象山則曰人之所  
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此以喻前之工言也何  
說為得朱子與象山講論此章座客至有泣下者其  
說之深切而感人如此則朱子之於集註必取程說  
果何義耶

臣行任對此章必兼程陸兩說然後意方完備故  
朱子於集註取程說於或問並取陸說曰有先喻  
之而好愈篤者有先好之而喻愈深者不可以一  
例拘蓋欲其互相發也

孟子

御製條問曰道之行不行莫非天也然聖人未嘗諉  
之於天而必盡其在我之道故曰道之不行已知之  
矣孔子之轍環天下孟子之歷聘諸國豈非所謂知  
其不行而盡其在我者耶今獨於不遇魯侯直歸之  
天然則去齊而三宿出晝者何義不豫而曰彼一時  
此一時者何說也

臣行任對孟子之道不行天也於齊於梁眷眷不  
忘必欲得君者蓋聖人盡其道之義也至若魯國  
則詩禮之所存絃誦之所興庶有一變至道之望  
故至發天也之歎聖人微意可知其在魯不在齊

在梁也

中庸

御製條問曰不倚然後可以中立則中立二字之中恐已包得不倚之意而既曰中立又曰不倚者何也中立而不倚一句或問則曰中立而無倚則必至於倚其下又有強弱之說而章句則只釋倚字未知章句成於或問之前猶未及發盡底蘊耶

臣行任對不倚然後可以中立中立自當不倚今夫既曰中立又曰不倚者似或語疊意衍而此顧有不然者蓋中立云者就其所處之地而言也不倚云者以其所立之體而言也雖其所處之地得中而厥或所立之體有倚則自底於欹側而失中此所以既中立又須不倚兩下工夫不能廢一者也夫弱者中立則廣蕩無倚徃弱難持而至於強者則方能立得住守得堅此其為說已詳於或問而若章句之只釋倚字者亦非未及於或問而然也章句或問體段自異今既曰倚者偏著則或問之義固已默具於其中不必因此而疑其發蘊之不若或問也

詩傳

御製條問曰此曰無相猶矣猶字集註釋謀張說釋似似之義尚可謀之為言初非擬議於兄弟之間者集註之不用張說何也

臣行任對以謀釋猶則謀者相圖之謂也以似訓猶則似者計較之謂也自外面着之則計較猶可而相圖則非可擬論雖然自裏面言之則計較之於相圖無甚相遠夫一有計較之心便不是善心流而至於圖者無足恠也世級寢降人倫上多有不盡則此等處變也非常也所以頌禱之言欲其保其常而無或歸於變詩人之意亦云切矣集註

之不取張說深得詩意恐無可疑

### 書傳

御製條問曰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此性善之說所自出也節性惟日其邁此性相近之說所自出也但所謂節者特防其過之謂則傳以驕淫之性釋之者得不大重耶

臣行任對性之一字異於曰情曰意則謂之以驕淫之性者誠若太重而第張子之言曰氣質之性君子有不性焉其所云不性者謂其氣拘物蔽而無復性之本體也苟或氣拘而物蔽則流而為驕

淫亦甚易易矣夫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則又何可  
以其驕淫而不謂之性耶

周易

御製條問曰先儒言易更三聖即伏羲文王孔子之  
謂也而周公則兼于文王也伏羲尚矣但就文王周  
孔而言之則乾字之下元亨利貞文王之彖辭也初  
九之下潛龍勿用周公之爻辭也彖曰象曰乃孔子  
釋經之辭而即所謂大象小象彖傳象傳者也聖人  
之意宜無不同而以言乎元亨利貞則主乎大通利  
在正固文王之意也而孔子則分四德而言之此孔

子之不同於文王者也以言乎彖爻則彖辭純吉无  
咎而爻辭則曰勿用曰厲曰有悔此周公之不同於  
文王者也卦爻繫辭主乎占筮之用而彖象諸傳則  
專就聖人之位德而言此又孔子之不同於文王周  
公者也元亨利貞既分為四德而自屯卦以下用文  
王本意此則孔子之言又自不相同也此皆易中之  
大綱領而聖人之立言垂教若是不同安所適從  
臣行任對一部易經更三聖而始大備其言雖殊  
其意一而已何則文王為之卦辭以備義卦之所  
未備元亨利貞四字已包得許多意矣然只言卦

之德不言卦之用故周公為之爻辭爻者動而變者也吉凶悔吝於是生焉故曰勿用曰有悔曰厲曰凶其實文王卦辭之餘蘊也然立說本乎象數而用之占筮而已義理之切於事為者猶且不備吾夫子為彖傳為象傳分四德之名說聖人之位以備文王周公時所未備者然則周公之易即文王之易孔子之易即周公之易豈非所謂不同之中自有所同者耶至若屯卦之元亨利貞卦復以主乎大通利在正固為釋此豈文王本意不用於乾而始用於屯以下兩然哉誠以四德之兼全不

如乾卦故也



奎華名選卷之十五

奎華名選卷之十六

癸卯選講製文臣著

李崑秀

字星瑞延安人壬午生壬寅中 庭試

賦

閏月定四時成歲

茅宮邃而押左詔六龍使迺轡莫何為乎未落灰又  
異於剽飛遂於是乎定朔肇以閏而名之甄分度之  
有羸俾時序之無愆天平分以四時元有閏於曆前  
軒消息以初法羲竒耦以演數先天運其日月歲功

成而無為然氣數之不齊奈推步之多違三光亂於  
軌躅四序錯於耕播時冉冉其互差何以導夫中正  
皇穆穆而代天拊銅渾而推象察運行之疾徐悟旬  
朔之盈縮參乾象而既著在璇璣又靡或曰天機二  
如此非置閏則莫可儀分刻於營曆筮耕稼於炎季  
純衣煌其對越詔羲和曰欽哉惟時重而月重寔歲  
餘而日餘分大小於十二置一再於三五斯其所以  
曰閏於歲功而何有崇天侯而祇承順人工而均布  
春與秋其代序曰是閏以歲行續黃道與赤道爛宵  
中而日中民莫得以強名帝曆象而授令登灑典而

上下想神堯之遺軌出震維而建極闢草昧而莅黎  
侯多舛於古甲時亦重於授民欽天餘而曰咨以閏  
月而茂對揆盈虛之至理定時歲之成數伊三百與  
六旬歲自行於其中拚璇題而獻賦適是閏於吾東  
詩

踈雨滴梧桐

小庭蒼翠晚濛濛白雨霏微散碧桐荷露影圓初滴  
處盤珠聲大亂跳中瑤琴濕盡驚棲鳳金井寒催送  
早鴻十二闌干徙倚久滿簾秋色正玲瓏

清水出芙蓉

奎華名選  
池塘清且淺初日照芙蓉水外天然質花中君子容  
亭亭塵氣絕艷艷露華濃月色添奇事紅粧影萬重  
表

擬唐翰林學士柳公權謝於御筵賡詩之日覽  
薰風自南來殿角生微涼之句屢加稱賞仍命  
書諸辟表

授簡華筵方陪日萬幾之暇題詩禁辟猥荷風肆好  
之音操觚之辰歛衽而謝伏念臣班聯視草才慙煨  
猷志在匡君曾有舉筆之諫恩深賜對常記撤燭之  
榮屬承薰宮撫絃之章獲廁蘭臺披襟之列黃道赫

中天之照宸詞存惜陰之工青綾試直夜之臣賡詩  
觀畫日之手聽漏金殿誰識撫三光之心落筆鑿坡  
爭效成八乂之技倬彼攀雲之席冷然御風而行花  
輒近五雲之光夏日方午薇架噓一團之氣清風徐  
來馳遐想於浴沂縱有遇境而言志贊至化於偃草  
敢云因詩而獻規何圖諸學士和詩獨蒙聖天子垂  
獎知風之自頓覺履襪之迎涼勅天惟幾更着殿辟  
之生色紅竿駐金烏之馭已仰四海之光臨青蘋動  
畫燕之高政合萬品之敷潤那知三疊畫萌之語反  
媒九重踰袞之褒追漢祖之作歌祗欲少裨螢爝異

揚子之獻賦何安獨被龍光香颿拂衣翻成彩箋之  
清爽御墨揮翰勝似碧紗之籠藏茲蓋伏遇皇帝陞  
下金華晉三璿璣齊七五紀年月喜深國泰民安一  
堂風雲頌騰主聖臣直遂令賡載之列亦被穆如之  
風臣敢不黃麻六經丹誥五判月露播咏縱愧近尺  
天之恩昕夕陳箴粗效宣八風之悃

誥

擬虞弗詢之謀勿庸誥

帝若曰天道積聚衆精以為光聖人翕受衆善以為  
度茲於格汝禹之日庸示詢于岳之方念嘉謨必貴

僉詢故人辟罔或自聖王道不偏而不倚宜體三無  
私之心民情至愚而至神亦有七稽疑之訓謀及卿  
士即哲后之懿規詢于葛藟迺先民之格語惟朕自  
側微以至為帝而謀猷必取諸人執兩端而用中恒  
勉底乃績之要以一心而傳法敢墜稽于衆之謨嗟  
曆數爾方有歸惟勉戒予不多誥提耳之托甚摯縱  
有十六言相承元首之位克艱曷副億兆民願戴最  
於出謀發慮之際每思舍己從人之方人主莅萬幾  
之煩安能每事之盡善智者有千慮之失惟在衆議  
之博咨法語能無從乎莫曰朕志之先定群情大可

見也宜念疑謀之勿成苟以一人之聰明不謀而獨  
斷竊恐庶務之酬應有乖於兼聽發言盈庭既群情  
之博極遠猶辰告雖逆耳而必容無若丹朱苟勉明  
四而達四詢茲黃髮自見龜從而益從於戲善者師  
而惡者亦師必猶有衆謀臧用而不臧勿用惟斷在  
心故茲誥示想宜知悉

露布

擬唐李愬雪夜破蔡州露布

伏以耀德不耀兵有征無戰平蜀又平夏雪耻除兇  
周師揚出車之威一月三捷苗民格舞干之化七旬

兩階天心好生固舒慘之各適人情效順喜氣翳之  
廓清破竹之辰掛縑以進伏惟皇帝陛下大唐天子  
元和聖人代石燕封萬姓誦垂衣之治夏金周篚四  
夷登執玉之庭遠而無白登之憂近則平朱泚之亂  
王師政懋於養晦時非仗鉞秉旄邊釁每警於防秋  
人猶閉關絕約痛矣賊臣元濟肆然大邦為讎美崔  
蒲於潢池奚止漢單于梗化奮棘矜於淮蔡殆同周  
密人不恭車轍屹屹之墉馬飲湯湯之水烟塵漲於  
四野烽燧列於三川荆濱阻三年之茅惟小醜何故  
乃叛鄭河歎二矛之老嗟官軍亦既云勞謂臣以西

平之兜界臣以南仲之任於是慨然千百夫率長爰  
暨一二臣同心赫赫厥聲濯濯厥靈上賴乃聖乃神  
乃文乃武正正之旗堂堂之陣下有我徒我御我旅  
我師列校執螫而爭登三軍趨乘而賈勇抱馬援襄  
羊之願誓當探虎穴即窮奮祖生擊楫之思那堪聞  
雞聲起舞爰驅貔貅之卒載臨鵝鴨之池念戎行不  
厭乘宵而我往尚見雨雪紅旗搖六花之影聞眠羊  
於秦關盡鼓動三更之聲報飛鳥於楚幕蒼茫沙磧  
之氣不覺鐵衣之透寒縱橫斗牛之間但聞風鐸之  
傳警趨銜枚於紫塞北軍飛駟下斧鉞於青冥西土

逝矣夢回金馬想猶肝食宵衣戰酣玉龍爭見敗鱗  
殘甲誰首繫組而至淮民擔壺而迎臣與大丞相襄  
度具鞬橐弓恭執朝廷之禮數息干偃鼓勞問黎庶  
之瘡痍歌黃河之復清喜蒼生之安堵拓王庭於萬  
里肅清有期散師徒於三方班旋不日臣才非善戰  
職忝專征我武用張敢言揚鷹之績君靈仗濟粗效  
汗馬之勞不任雲賀之愧謹具露布以聞

序

石鼓詩序

石鼓始出於唐之中世蓋前未有也其文多剝落不

可讀其書奇古不可盡通鼓而非竭屬之宣王之世  
先輩之論備矣十鼓之既失復得宋元之轉徙至燕  
韋蘇州以下諸詩并詳於石鼓考中夫物之顯晦各  
自有時方聖人之刪詩也考之方岳之所陳採諸史  
官之所藏可勸可懲無不畢錄而是鼓之不與車攻  
吉日并列於三百篇之中者其故不可得而知也韓  
文公所云孔子西行不到秦者要非的論詩之所錄  
豈盡吾夫子車轍之所及者然則小戎諸詩又何以  
見錄也然則斯詩之晦而不顯石鼓之不幸也噫追  
蠡之鐘象德之鼎東序之球西房之鼓莫非觀美之

具傳世之寶則其燦然並陳守之勿失豈不誠煒煌  
瓌奇而是鼓也方且散亂於瓦石之間蕪沒於苔蘚  
之中不能自明其為寶器及夫奎火遞易宗祧之器  
不守丘陵變遷岷峩之氣已悽則歸然而存岷然而  
出一遇鄭餘慶而始顯再遇向傳師而復完自陳倉  
而之鳳翔自鳳翔而之汴之燕真之於聖廟之中侈  
之以諸公之詩且將千萬而無窮矣斯豈非時有幸  
不幸而非人力之所及也耶謹書此以為石鼓詩序  
策

問書契以來載籍漸博三墳九丘尚矣帝魁之

世禮樂以外書有三千二百餘編則上古之書  
不其富乎堯舜之典謨周官之文物列國之風  
雅史乘漢初諸儒區區掇拾於灰燼斷爛之餘  
蘭臺東觀之藏莫盛於劉畧班志其銓釋之詳  
踈部分之得失可歷指而明言歟唐以經史子  
集分為四類而開元之藏至於五萬餘卷宋以  
崇文秘書稱曰四庫而汴都之藏乃為七萬餘  
卷歷代相承文竅益開操觚談理之士視古愈  
多而然歟抑質弊文勝言有枝葉雖多而無濟  
於實用歟五經六經九經十三經之名定於何

時而其存廢因革之故可以詳言歟三史十七  
史十九史并一史之名出於何人而其紀載能  
否之實可以明言歟 皇明之永樂大全取法  
於冊府元龜而一部數萬卷古未有也其凡例  
之何如取捨之當否皆可歷陳之歟夫天人性  
命禮樂刑政書籍之大也二者如車兩輪不可  
偏廢而談理氣者不屑於儀文講儀文者或遺  
乎理氣此漢宋以後書籍之遠不及三古也何  
以則作成得道著述有方使往古之書籍不為  
空言方來之書籍皆有實用歟



對道之不行也學之不明也文章之不及也載籍  
漸博之致也堯舜禹三聖人以天下相授受也其言  
不越乎十六言大易三百八十四爻其本起於伏羲  
之一畫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經禮三千曲  
禮三百亦惟曰毋不敬夫豈多乎哉不多也三代以  
前經作焉春秋之世至於秦漢子作焉自是以降義  
理名物詞章之學作者日衆然而集不能子焉子不  
能經焉書之厄莫烈於秦火而漢興儒者得之於口  
耳所傳屋壁所藏者猶之以垂世立教後世莫及焉  
唐以前書皆寫本人不多有而藏者精於讎對學者

詳於誦讀刊鏤既行學士大夫易於得書誦讀亦漸  
減裂古人有昔之君子見書之難今之學者有書不  
讀之歎書雖多亦奚為哉今試就天下書籍中取二  
帝三王孔顏曾孟之書瀛洛閩閩之格言與夫歷代  
史乘之不可不傳者而尊閣之舉措之則大而天地  
日月細而泉蟲草木明而人物幽而鬼神修齊治平  
之本禮樂刑政之具罔不由斯無待於外也其餘芸  
芸粲粲充溢棟宇者雖一切無之焉可也董江都之  
言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然後  
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如其約也如其本也迺言曰

布在方策著於思傳掌達書名載於周禮蓋結繩變  
而書契出書契出而經傳百家興經傳百家代各異  
言而始有書籍之名始有藏書之法二百五車之所  
以稱而至謂天府圖書府者此也上自邦家下至匹  
庶以是而出治以是而載道以是而傳心以是而居  
業上下數千百代不可一日而無書籍譬如民生日  
用之飲食裘褐若是乎書籍之大有闕於世教也雖  
然一人之才智有限古今之簡編無窮以有限之才  
智欲講無窮之簡編雖中丞之聰夾深之博猶有所  
未至也記曰不祈多積以為富先儒曰讀書者貴專

而不貴博世益降而書益多書益多而學益晦學益  
晦而書益無實用矣然則如何而可莫如復專門之  
學也爰稽于古書之來久矣墳典丘索楚史能識則  
固不可謂無微而禪通十紀尚有名目則上古書籍  
之富矣但帝魁之世乎詩書禮樂夫子正之春秋彖  
鉞夫子述之自三代後書籍之得其所莫此時若也  
漢儒所得乃是劫灰之餘而雖多散佚尚足傳信其  
亦天不終喪斯文也劉氏七畧部分頗精論者以為  
踈而不濫蓋堅之志只是步趨演繹則恐無同異得  
失之可論矣唐開元之四類七萬餘卷宋崇文之四

庫三萬餘卷富則富矣而治不加隆也學不加明也所謂談理之士視古雖多濟用之實隨世益下書籍之不必多不其然乎五經六經九經十三經之稱或起於西京或著於六朝而最後添入孟子始於孟蜀至今稱十三經其存廢因革可按而知也三史十七史十九史廿一史之名或以三漢或在宋朝而至皇朝始稱二十一史其記載能否馬班尚不免雌黃况下此者乎如欲一一評騭則無已煩乎永樂大全即皇朝之一大書籍而其義例之正取捨之詳此之宋氏之元龜可謂後出益精耶大抵書之為道有

二焉性理也人心道心之謂也儀文也周官周禮之屬也斯二者實為書籍之宏綱大要不可偏廢而從古學者鮮有能兼有而並講者先儒所謂今之學有三者此也雖然今日之弊不在於不淹貫在於不專精試觀世之學者朝吟而暮誦冬詩而夏禮泛濫乎衆技百家縱橫乎奇文異字俱收並蓄惟得是務自以為周舉之腹笥劉氏之書淫而夷考其實則學不足以檢攝身心文不足以經緯事務至於聖賢垂訓之旨作者用心之苦曾不能窺其一二而平生之矻矻記誦者適足為書肆之歸耳甚至剽其文字乾沒

於科臼之用束之高閣此數於玩好之具而止則書籍之設豈宜然哉今夫業之專者於藝必精秋之奕僚之凡扁之斲輪無他焉能專故也經術之盛莫尚於漢氏秉筆東觀考五經同異者其才也其識也雖不可比論於程朱諸夫子其視唐宋以來尋常章句之儒豈不賢乎我問其學則專門也專門者各立門戶專治一書之謂也齊魯毛韓未嘗治禮也田梁焦京未嘗治春秋也傳之也一故學之也篤學之也篤故講之也明雖以朱夫子之集大成於五經章句未嘗去漢儒之訓詁至于今讀古經者能識三代灑

之文者漢儒專門之功也蘇子瞻與人書有入海百貨之說先儒以為讀書要當如是今誠使有書籍而讀經傳者且置博學一事惟以一經一書為業反覆而專精之優遊而厭飫之以千編萬卷之功而求之於一部以過目剽耳之資而遇之於終身則力量有餘工夫有恒無雜亂淺畧之患有踐履體驗之實其於為學也豈不精矣哉治易者專而四體明焉治詩者專而六義闡焉治春秋者專而大義數十發揮而表章斷簡遺編之涇晦於幾千百載者於是焉各得其主則其於書籍也豈不幸矣哉其視世之博聞強

記有萬殊而無一本者豈不多乎哉由是而作成可以得道由是而著述可以有方往古之書籍可以不為空言方來之簡編可以皆有實用譬之則虞庭分職契之五教夔之六律棄之稷臯陶之士各舉一職庶績迺熙治天下尚然况於書乎雖然古人以為經術之壞科舉累之也今以一人一日之暫而講五經之義奏三體之變於是乎口耳句讀之學剽竊涉獵之工作焉此專門之所以廢也故欲復專門宜先從科舉始也謹對

七書講義

大學

御製條問曰先儒云格物之格窮字意多物格之格至字意多同一格字而先後之間旨意不同何歟且八條訓詁皆在上節故此節物格知至雖因旨意之不同有所分釋而下文則但以明德新民知止能得之分屬者點綴收結而已朱子箋經之體儘乎其分全稱出而至於知既盡意既實兩句既非訓詁又非分屬忽將衍語插入於訓詁分屬之間者必有精義之所存其說可指陳歟

臣崑秀對上節以工夫言故格字之義主於窮下

節以功效言故格字之義主於至然窮與至特有  
淺深之別亦豈有二致耶知既盡意既實兩句蓋  
以八條傳文之體率皆承上起下而獨誠意章不  
承格致正心章亦不承誠意故朱子於本章章下  
別為說以補之於此又以知意心相因之實重言  
以申復焉其旨微矣

論語

御製條問曰罕言利之利字當作如何者程子曰計  
利則害義若是害義之利則孔子當絕而不言不惟  
不言當嚴辭而斥之如孟子之按本塞源矣止於罕

言而已哉然而程子之訓釋如此者何也若曰非害  
義之利而與易所稱利者義之和同一利者則三百  
六十四爻幾乎逐爻言利亦非聖人所罕言也何以  
者則為得利字之本意耶

臣崑秀對義之所安即利之所在聖人雖不得  
言而若常言之則學者便謂利之可求必有計較  
商量之心駸駸然自歸於功利之域故聖人亦不  
可以常言也若夫大易爻辭皆是明言吉凶存亡  
之義而利是和於義者故所言皆利也無非聖人  
教人之道矣

孟子

御製條問曰孟子賓師也其無官守則固然而先儒以為賓師之責實在於陳善閉邪則獨不可謂有言責耶此所以為溫公疑孟之一端也且畢竟去齊亦以其言之不用則又豈非不得其言而去者耶考其進退似與蚺鼃無異而荅公都子者如此何也

臣崑秀對陳善閉邪雖是賓師之任而孟子其時未嘗為卿亦未嘗受祿則語嘿進退唯當於理而已唯其積誠啓告以俟王之改而終莫能悟則於是乎始決出晝之行言不用而去則同也其可言

之地則與蚺鼃大異進退疾徐烏可此而同之哉

中庸

御製條問曰好问好察皆大舜之自己邊用工夫事而至於隱惡揚善一句似非自己邊事其所為言反涉泛而不切者何歟

臣崑秀對章句曰其廣大光明如此人孰不樂告以善以此推之隱惡揚善正是好問中一事

詩傳

御製條問曰此曰有聞無聲與上章選徒囂囂之義何太迳庭也

臣崑秀對車徒之美貴在衆盛師中之律不厭靜  
肅方其選徒而搏獸也數之者囂囂則只言其車  
徒之衆盛非謂喧嘩而失禮矣至於征之時則  
徒御不驚軍旅齊整耳聽蕭蕭之馬鳴目視悠悠  
之旆旌而无銜枚疾趨之聲則此所以為有聞  
而无聲者也此豈囂囂於選徒之時而无聲於于  
征之時者哉

周易

御製條問曰頤之為卦有養身養德養人養於人之  
義就六爻及彖象而言之何者為養身何者為養德

孰為養人孰為養於人也以靈龜之明智而反有凶  
兆以虎視之耽欲而乃為無咎何歟

臣崑秀對頤之道養善而已人之所養有二一是  
養德一是養身養德養身而至於養人而養於人  
如所養者德乎則當求其養德之道如所養者身  
乎則當求其養身之道以至養人養於人皆莫不  
有當養之道若夫清心寡慾志於聖學則所以養  
德者正矣慎起居節飲食不以聲色臭味易之則  
所以養身者正矣夫養身者陽也養於人者陰也  
君子在上則足以養人小人在下則其勢養於人



養人養於人捨一正字則俱失善養之道矣今以  
 六爻象象分屬養身養德養人養於人則下體三  
 爻皆是自養如養德養身是也上體三爻皆是養  
 人象象則包言自養養人之道至於靈龜之有凶  
 兆虎視之為無咎蓋自養於內者莫如龜求養於  
 外者莫如虎有靈而不自保有貴而不自珍則龜  
 雖明智宜其有凶也養其威嚴重其體貌則虎雖  
 耽視宜其無咎也二爻取象不難知矣

奎華名選卷之十六

奎華名選卷之十七

附錄

聯句

乙巳冬進叅課講于 誠正閣退直大百舍條

對 聖問夜院闡聯成十韻以志之

朝罷 文華對 義人 東樓勝會成院梅初放萼 釋明

宮月已生明鹵質偏蒙 渥 暉如 詞垣共說榮畫葫

慚薄技 直我 踰袞荷 宸評煖閣曾霑醞 英伯 春臺

幾唱名選今三載久 課已七書并成就惟 君

父 一之 追隨似弟兄持綾優 聖賜 文舉 呼燭話深

更有幸生斯世 聖甫 無才飾太平相携到歲暮 星瑞

養人養於人捨一正字則俱失善養之道矣今以  
 六爻象象分屬養身養德養人養於人則下體三  
 爻皆是自養如養德養身是也上體三爻皆是養  
 人象象則包言自養養人之道至於靈龜之有凶  
 兆虎視之為無咎蓋自養於內者莫如龜求養於  
 外者莫如虎有靈而不自保有貴而不自珍則龜  
 雖明智宜其有凶也養其威嚴重其體貌則虎雖  
 耽視宜其無咎也二爻取象不難知矣

奎華名選卷之十六

奎華名選卷之十七

附錄

聯句

乙巳冬進叅課講于 誠正閣退直大酉舍條  
 對 聖問夜院闡聯成十韻以志之

朝罷 文華對 義人 東樓勝會成院梅初放萼 穉明

宮月已生明鹵質偏蒙 渥 暉如 詞垣共說榮畫葫

漸薄技 直裁 踰袞荷 宸評煖閣曾霑醞 英伯 春臺

幾唱名選今三載 京輿 課已七書并成就惟 君

父 一之 追隨似弟兄持綾優 聖賜 文舉 呼燭話深

更有幸生斯世 聖甫 無才飾太平相携到歲暮 星瑞

圖報倍微誠義人

謝箋

癸卯南至節 上御觀物軒 召臣等庭對講  
義既 賜恩評又以程文較居優者 內厨頒  
午饌尚方 賜貢硯內閣給筆札掖隸傳燭炬  
試既畢特許上 殿宣以夕飯仍 命退直禁  
廬是 皇明文淵暨我 朝湖堂諸學士所未  
蒙之 恩渥也臣等榮耀感祝遂拜箋稱謝  
伏以鸞坡厠跡抱子書而登朝 燕寢叨陪頒午饌  
而暨夕千載遭遇一堂恩榮伏念臣等生丁明時學

未通曉肄習畧倣於古典俱係卅七歲前遴選差後  
於薦僚未滿二十人數虎觀之發難同異敢云經說  
之解蒙龍門之考校詩文竊幸詞華之漸晉迨茲五  
篇書條對適值一陽前凝寒唐殿呵毫誰說紫袖之  
奉硯梁園授簡宛似白雪之賦詩旋承 玉音之俯  
宣復叨金華之昵侍 威顏密通許暎閣之攀登嘉  
貺便蕃侈 御厨之珍錯班退玉筍麟爐拖滿袖之  
香燭撤金蓮豹直說歸院之寵拚綺饌而鴻渥浹髓  
抱綾衾而龍光遍身茲蓋伏遇 主上殿下茅茹彙  
征菁莪樂育絲粟毛髮咸歸陶勺黼黻笙鏞賁飾文

治遂令無似之賤品亦被不世之殊私臣等敢不俯  
竭微忱仰答隆眷周庭濟濟縱慚鳴國家之譽華祝  
洋洋庶效報塵剝之悃

癸卯 親試都計畫居首陞叙謝箋

金啓洛

伏以分月較才衰然居首自天溲誥簡惟在心愧切  
寘非寵踰臯此伏念臣逢千一會忝十五班長依日  
月光 寅陞晝接均霑雨露渥午膳夕餐猗歟文淵  
講製之規展也早麓作成之化聖人教多術矣月課  
旬程小子何莫學夫冬詩夏禮 寶墨親加於評批

堪說篋中之珍藏 玉音頻承於討論偏蒙格外之  
隆眷一年之試工纔訖九天之恩命誕宣紫衣傳呼  
猥叨第一甲晉擢丹誥溲降幸與二三子齊名糠粃  
在前敢懷多上人之念簪紳動色實荷獨有天之榮  
曠世恩光一身造化茲蓋伏遇 主上殿下至仁至  
聖乃武乃文漢殿橫經羽林皆通章句周庠敷教髦  
士咸歸陶甄遂令駑姿亦被鴻渥臣敢不拜稽文陛  
歸詭私門沐 聖化於菁莪朝吟暮誦頌純嘏於天  
保日升月恒

癸卯課試都計畫居首陞六謝箋

伏以鑿坡較藝忝奎榜之魁名華袞紆褒侈銀帶之  
新寵超升一級聳觀百僚伏念臣菁莪化霑萌蘆技  
拙名登二八人選衆績貂之貽譏時際五百年興愧  
躍鱗之乘運徒幸日月之依近偏蒙雨露之陶勻冬  
夏詩書之講論 玉音前席旬月功令之評批 寶  
墨天香迨試工既訖於三餘而課畫偶多於一榜龍  
門獲雋才豈優於探驪鶴樓傳詞名獨竊於先驥誰  
意文苑之占額遽荷 宸衷之簡心擢一甲之魁名  
鴻臚傳唱降九天之華誥鵷秩叙陞龍光遍身退自

李翼晉

春塘臺下烏帶變色居然夏官郎中恩同錫 寶鑑  
之編榮邁唱瓊林之第茲蓋伏遇 主上殿下運撫  
亨泰位兼君師頌播鳶魚叅周化於棧櫟庭儀鳥獸  
想虞治於笙鏞遂推不世之洪私亦及無似之賤品  
臣敢不心傾葵藿效殫涓滲玉珮瓊琚縱之鳴國家  
之譽岡陵松栢庶撰祝 聖人之辭  
癸卯課講都計畫居首陞六謝箋  
成種仁  
伏以蠹編勤計筭之居前爵秩超遷簡惟在上一時  
僥倖千載遭逢伏念臣獲際昌辰濫竊科甲爲天新

化幸值五百年興蟲篆小才最居十六人後念鹵姿  
猥忝華選而經術愧無素工化霑作人敢擬周吉士  
之生國學之稽古奈慚漢諸儒之專門較藝鸞坡顧  
詞華孰非所短橫經螭陞而才識尤無可稱居然半  
載間課程偶占諸彥中蒐擢前後 寶墨之賜批誨  
承耳提次第仙榜之定名寵溢首選新榮雁塔恍想  
科第之初登鷲業螢窓堪愧名實之不副何圖九重  
渙諭特侈六品并階頒恩旨於自天華誥在手移新  
秩於即地銀帶橫腰臚唱巍名已多居第一之愧騎  
省特授尤是出尋常之恩蓋 聖意軫獎才之方豈

微姿有通經之譽中厯逸之既感向來之恩頒內府  
文皮兼荷此日之異數鵷班動色龍光遍身茲蓋伏  
遇 主上殿下地緯天經外王內聖魯泮絃誦囿  
聖化於群髦唐館討論闡文治於一代遂令駑質亦  
被鴻私臣敢不職思其居圖報殊眷宏詞博學縱之  
華國之才暮誦朝吟庶體宵英之念

甲辰課試都計畫居首錫馬謝箋

李崑秀

伏以愧切得雋冠群彥而裒然恩出既心拚寵賚於  
駟者自天有隕行地莫如伏念臣之四六工叨二八

選旬試月講幾煩 御墨之親評夏禮冬詩長幸文  
陛之昵侍屬課製總計於歲末而分畫偶多於榜中  
類泮宮試士之規通考十二朔高等同昕庭唱第之  
日猥占第一人魏名雕蟲之小技方慚錫馬之上賞  
忽降 宸陛傳唱價增數篇之蕪詞天厩牽來榮動  
千里之逸足將以激勸也縱仰消人買骨之方不欲  
多上焉實愧孟反策馬之語龍光遍體鵷班聳瞻茲  
盖伏遇 主上殿下化洽作人政懋慎賞乃文乃武  
煇賁飾於春臺作君作師咸陶鑄於化圉遂令鶩質  
亦被鴻私臣敢不俯彈微誠仰荅殊眷幸逢千一昌

運均霑教不倦之恩願與二三諸僚共勉彈乃力之  
悃

甲辰課講都計畫居首陞叙謝箋

申 馥

伏以金華附驥冒玷通班黃卷尋魚猥荷恩誥寵踰  
臯比愧切寔并伏念臣跡同鶩遷技止蟲篆天性素  
慙常願肝腦是塗 聖恩偏深實感頂踵皆賜顧忝  
鴻都選士之列愧蔑虎觀通經之譽周歲講數篇之  
書直是秦漢之迷夢晉晝荷三接之寵寧識程朱之  
微辭較藝龍門奚但四六文不嫻橫經螭陞實愧二

八人莫如迺者敷之在前偶爾衰然居首旬程月課  
寔賴 上天之曲成才累銖長蓋或諸彥之退步平  
日未嘗學問是何奮步之能先此子亦為狀元堪愧  
麟擅之不副何圖晉擢之際特降并秩之音頒恩旨  
於自天猥叨第一甲寵擢侈華誥於即地幸與二三  
子齊名鴻臚唱傳敢曰元白之壓倒螢窓宿業竊愧  
梁楚之有聲實幸歸說私門曷堪拜稽文陛烏啼歲  
暮縱切歸桑梓之忱鳳叫天闈曷任遠蓬萊之悃鵷  
班動色龍光遍身茲蓋伏遇 主上殿下乃武乃文  
至仁至聖天地覆載化成爲魚雨露涵濡仁及螻肖

遂令奮質亦被鴻私臣敢不仰荅殊恩俯彈微技頌  
純嘏於棧樸月恒日升沐職化於菁莪春詩夏禮

乙巳 親試都計畫居首陞叙謝箋

金熙朝

伏以詞漸賁飾忝一榜之魁名恩侈并遷奉九天之  
華誥簪紳皆聳糠粃反先伏念臣無乏上人科目中  
士榮耀視中外莫此我獨有天恩渥在前後偏蒙欲  
報無地念被選殆至三載而較藝實乏才長抱蠹簡  
而暮誦朝吟無非教也刻蟲篆而旬程月課莫猶人  
焉 德音浚宣一身皆歸造化 宸評賁降片善亦



出陶甄迺者十二朔訖工遽爾第一人虛當裒然為首鴻臚唱一甲之名簡惟在心龍光超諸子之列百拜丹陛榮侈呼壯元郎雙擎紫泥寵極從大夫後贊觀之日冥升于朝茲蓋伏遇主上殿下位兼君師基奠磐泰為魚飛躍倚歟周家之作人麟鳳蒐羅蔚乎唐館之選士遂推不世異渥亦及無似賤姿臣敢不預踵沐恩肝肺銘感教亦多矣冬夏勉詩禮之工何以報之寤寐切岡陵之祝

乙巳課試連三次居首 賜法鞍謝箋

尹行任

伏以日課聯珠才愧絲毫之報月題 寵錫先生織毛之粧執策臨之滿城觀者伏念臣 恩荷晉馬學蕪魯魚梅舍人之循階花輒日轉蘇內翰之登陞蓮燭宵分屬親擢第一之辰忝連魁至三之選鳳池染翰其文則倣四六程龍門奪袍是時也冠十五士不料黔驢之薄技遽侈綠熊之寶裝衣袖惹香秉唐省之玉管衿紳動色撤周罔之金絨敢忘受言箴之固將乘而朝也射鵠之會幾歲赤墀牽來委蛇之步自公雕鞍笑坐茲蓋伏遇 主上殿下經天緯地內聖外王持橐周旋漢白虎之登彥帶鞞燕侍殷玄鳥之

占祥乃推解蒙之恩特及管蒯之賤臣敢不感貺  
眷不俟駕行青瑣綾衾幾切戀軒之悃紫陌繡韉庶  
訖歸院之榮

丙午課試連三次居首陞資謝箋

李勉兢

伏以壯元試三場漸切踰分大夫遷一歲榮溢陞資  
隔年寵光瞻天叩謝伏念臣治際鳴鳳才愧續貂前  
後選之周旋最居人下內外職之敷歷莫非君恩  
頃當萬里行銜綸猥效三朔試應製文淵阻三冬之  
課曷禁微忱詞垣較數日之能寧有偉望那知鵲樓

之三疊俱占龍門之一頭金榜蒐名愧深駑馬之步  
寶墨恩批光生鳳凰之毛私心方切於悚惶 聖  
眷遠侈於陞擢緋衣初錫超置正三品班紫綸遙頒  
追到半千里道蓋殊典在 聖心之簡豈蕪辭為衆  
髦之尤揚柳春依幾勞 玉墀之繞夢蓬萊雲近又  
荷銀臺之登仙感結闔門榮動寮案茲蓋伏遇 主  
上殿下治尚偃草化洽育莪四術四教之畢興孰不  
鼓舞一嘖一笑之為愛無非俊髦特推鴻私遂及駑  
質臣敢不愧先糠粃圖報消埃製射春秋縱阻諸君  
子之列依近日月底彈百執事之勞

丙午課講比較連三次居魁陞叙謝箋

姜世綸

伏以一藝率錄恩荷作成三魁連占寵溢陞擢階超  
一級榮邁百朋伏念臣早占末科獲廁華選化霜荒  
穢幸際千一昌期才慙畫葫猥隨十六人後念微臣  
臨忝較藝愧平日學蔑通經文淵閣之選英縱思彈  
竭鹵鈍林黃中之說易奈難探曠精微誰意六十卦  
條陳偶居三四次前列荒辭拙語敢曰豹管之窺斑  
寵批恩評實愧駑步之先驥不圖溲汗之論特施升  
秩之章為舉首衰然至于三試曰予心嘉乃進以一

階拚恩褒而榮動簪紳奉華誥而歸詫鄉里 聖念  
寔出於獎勸何有實工寵典至及於超陞諒非素望  
鴻渥浹骨龍光遍身茲蓋伏遇 主上殿下隨才用  
人右文為治賢館設筮舉仰育莪之功石渠藏經咸  
聚燃藜之士遂推 聖眷亦及微姿臣敢不沐鳶魚  
之私竭犬馬之力潛心經籍縱愧闡明之才附尾仙  
班庶體誘掖之念

己酉新舊選春秋 親試連三次居魁陞資謝

箋

沈晉賢

伏以才慚吐珠偶占魁於三試秩陞頂玉忽降命  
於九重恩實曠前力豈稽古伏念臣自講製日荷造  
化天滿架芸香尚感賜綱目之寵陞階華秩亦緣  
賞魁甲之恩邇來詞垣之獲休猶幸文陞之應製自  
憐四十限已滿愧無成於杆針尚許三九試進叅與  
有榮於簪履那期冠三場之譽乃在環一歲之中兩  
策匪廣川之才俱忝巍等一賦愧凌雲之手猶占高  
名紫貂遠降於前秋拜恩賞而已濫華袞更隆於今  
日願謏才而何堪方私心之兢惶遽寵秩之超擢朱  
衣點首特侈三狀元之榮緋玉章身俾從下大夫之

後拚寵命而闔門橫祝說恩涯而同列聳觀論諸僚  
賞三魁之規非不多也若薦選加一資之例曾有是  
耶寵反為驚感極而淚茲蓋伏遇主上殿下奎壁  
休運黼黻文治蔚衆髦而皆興菁莪樂育名一藝者  
必用掇臬各當遂令百不猶之賤姿亦被三居優之  
賞典臣敢不隕結于下夷險以前一毫不藉入為摠  
是雨露之澤此身元非已有敢忘粉糜之酬



